



只要心还在跳动

赫尔科夫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只要心还在跳动

(苏联) П·赫尔科夫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8·北京

П. Хорьков

Пока бьется сердце

Сборник киносцена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7.

内 容 说 明

1942年秋，苏軍上校工程师、火箭炮的设计者雷巴科夫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俘。敌人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要他投降，雷巴科夫却趁着治疗的期间，继续完成了改进火箭炮的设计工作。终于在极困难的环境下辗转将它送回到苏维埃祖国。雷巴科夫后来虽然在集中营里英勇地牺牲了，但他所设计的新式火箭炮却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狠狠地打击了法西斯军队。

本書曾在1956年全苏电影文学剧本评选中获得二等奖。

只要心还在跳动

(苏联) П. 赫尔科夫著

田 里 译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合顺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6}$ • 印张 2 $\frac{1}{6}$ • 字数 64,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定价: (7)0.21元

统一书号 10061·94

音乐声嘹亮而雄壮地响着。这充满刚毅和哀痛的庄严的声音，激动着人们的心弦。

在几层密密匝匝的铁丝网后面，出现了三个囚徒。他们一动也不动地站着，脸上现出激昂的神色。站在中间的，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体格匀称的高大的汉子。他的右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矮胖子。第三个人，年纪还很轻，即使穿着一身破烂的集中营的囚衣，仍然显得满漂亮的。

画外的声音：这部影片献给那些在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被敌人俘虏的人们；献给那些怀着沉重然而纯洁的心灵经历了种种考验的人们；献给那些直到最后——坚持到胜利或者壮烈地牺牲——始终不愧为祖国的儿女的人们；献给那些活着和死去了的备受艰苦的无名英雄。

……这几个一动也不动的囚徒，透过铁丝网，离我们越来越近，铁丝网仿佛让路给他们，渐渐地消失了。

囚徒们的目光凝视着我们，凝视着我们的心。

画外的声音：

宽恕我吧，亲爱的祖国，
行列里已经没有了我，
我这个前线的士兵，
在战斗里做了俘虏；

宽恕我吧，亲爱的战友，
在尘土濛濛的战壕里，

今天，你再也找不到我們，
不論是活的還是我們的屍體。

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褐色的泥土夾着火光騰空而起。浓烟把三个人团团地遮住。

画外的声音：这个壮烈的故事发生在严峻的1942年的秋天。

……叠印着几个画面：在一条波澜壮阔的河上，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着。

我軍在退却。

在小船、平底船和不坚固的小木筏上挤满了人。周围，炸彈和炮彈正在密集地爆炸，激起的水柱扑打着船只。

我軍的一部分还留在对岸反击敌人，掩护全軍渡河。一个短小结实、头上包扎着绷带的中士，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扑去。但他立刻倒下去了，这时他还用尽最后的力气揮着手招呼后面的战士前进。于是，这个班所剩下的几名战士，立刻向他所指的方向冲去……

掩护队里还有一个英雄：他拼命把手榴彈一个接着一个向追击过来的德寇抛去。只剩下最后的一颗手榴彈了；他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命运……不，不能把这样有威力的武器消耗在自己身上！他呼啸一声，狂怒地把手榴彈抛出去，然后挺起腰来，把自己最后的武器——在激烈的战斗中变得又粗又硬的拳头，捏得紧紧的，紧到发痛，紧到发青……

炮彈在河中爆炸。那些装满人和武器的大小船只仍然在繼續前进，直向左岸前进。河上响起了嘯声，一条条深紅色的火光掠空而过。这是渡河的火箭炮在轟击着敵軍。

……左岸。晚間。从远方的某处傳来了稀疏的枪声。

剛修筑起来的司令部掩蔽部，内部还没有整修完毕。一位將軍站在電話机旁。他神色疲倦，毫无表情。

將軍急剧地搖了一下電話机。

“七号……是我。雷巴科夫在你那兒嗎？……好好查一下。”
他又搖了搖電話。

“四号……雷巴科夫在哪兒？……無論如何要去找。要去找！”

他繼續打電話：

“二号……要尋找雷巴科夫。到各處去搜索一下。馬上去。”
他想了想，又打起電話來。

“接主人……司令官同志。中將阿庫洛夫報告。雷巴科夫失蹤了。隨行的人也不見了……是，司令官同志。”

……在樹叢下有一個電話員；在戰壕里有一個電話員；在倒塌的掩蔽部里有一個無線電員；他們一個跟着一個，都說着同一件事：

“尋找雷巴科夫，尋找雷巴科夫……”

“請向二号報告，找到雷巴科夫沒有？……”

“七号報告，雷巴科夫沒有在這兒……”

一片漆黑。有三個人小心翼翼地穿過秋天的疏林。其實，走的只是兩個人，他們小心而吃力地攙扶着另外一個人，他們停了下來，喘着氣。不知從哪兒升起了一顆照明彈，模糊地照出這三個人來。其中的一個是上了歲數的胖子，領章上綴着四個三角星^①；另外一個，還很年輕，是個士兵；受傷的那一個，俯伏在露水浸濕的草地上，微微地呻吟了一下，轉過身來，在他的領章上閃現着四條錦紋^②。

“輕點！”年紀大的那個人帶着一種混合着責備和懇求的聲調小聲說。

士兵回頭看了一眼，絕望地嘆了口氣。

① 司務長（准尉）的軍階。——譯者

② 上校的軍階。——譯者

“咱們完啦，司务长同志。出不去了。”

司务长严厉而平靜地說：

“奧哈布金，拿好你的枪。”然后他俯向伸开四肢躺在地上
的上校，傾听着他的急促的、呼嚕呼嚕的呼吸声。

士兵也望了望上校，随即忧郁地注視着另一顆騰空而起的照明
彈。

“要是碰上他們呢？”

司务长不慌不忙地轉过身來說：

“那时……你就照料他，我来对付他們。”

青年人的睜得大大的眼睛在黑暗中閃閃发光。

“是，吉利尔·巴塔貝奇。”

士兵紧紧地握着手里的武器。

司务长把上校身上的軍用皮囊摘下来，向里面摸了一陣，检查
了一下文件，又掏出一个小小筆記本。他翻了一下本子，就把它藏在
自己的胸袋里，然后又把皮囊塞在树丛下，坚决地站了起来。

他們弯着腰，扶着伤员繼續前进。秋天的灌木丛发出好似金屬
的鏗鏘声，在寂靜的夜里显得特別响亮……

……掩蔽部。將軍沉重地用手支在桌子上。

“大尉！”

副官出現在眼前，他服装整齐，但样子很疲倦，大概他已經接
連好几天沒有睡覺了。

“叫罗士金中士到我这兒来。准备好一組偵察員。”

“是！”副官急速地、显出一种意想不到的精力掀開門簾跑
出去了。

……三个人几乎是爬着前进。矮矮的灌木丛微微摆动，这使我
們看得出他們是在什么地方。

……將軍俯身于鋪在桌子上的地图上。旁边是罗士金——他穿
着一件很旧的軍用斗篷，背着自动枪。

將軍：十七點鐘他還在……這裡。我親眼看見的。你到通往河邊的最近幾條路上去找他。在這裡，這裡，這裡。我說，羅士金，無論如何要找到。

羅士金聚精會神地研究地圖。沉思了片刻。

“這個任務……”

將軍：任務不輕。所以才決定派你去。你看怎麼樣？

偵察員挺直了身體，把自動槍微微向上提了一下。他率直而平靜地看着將軍的臉，又同樣平靜地說：

“一定找到。”

……夜。一組偵察員隱身在沿河岸的灌木叢中。

黑暗的河流異常平靜；只有在廣闊深沉的河面上偶爾掠過幾道令人心悸的遠處照明彈的反光。

羅士金象條魚一樣，無聲無息地游到平靜的河灣中去。他用手推着一只小木排，上面放着衣服和武器。同志們都緊張地望着他……

一輛有鐵皮車廂的汽車沿着大路奔馳。遮起來的車燈發出暗淡的光亮。在駕駛座上，一個魁梧的上等兵坐在司機旁邊。他目不轉睛地從擋風窗向外注視着……

三個人疲憊不堪地走着。前面是一條被月光照耀着的大路，看去象一條灰色的帶子。

……在樹林邊，在几棵微微發白的白樺樹中間，我們所熟悉的軍用斗篷閃了一下。羅士金機警地听着，做了一個手勢，一個伙伴悄悄地來到他的跟前。羅士金沉思地瞧着道路。

……突然響起了枯枝被人踩踏的吱吱聲和撥開灌木叢的沙沙聲。司務長仰起了頭，他立刻聽到了斷斷續續的德國人說話的聲音。

司務長跟他的伙伴們緊緊地伏在秋天潮濕的散發着枯草氣味的土地上。忽然，他摸到了一根軍用電話綫。他機械地把電話綫拉到

自己跟前。这时脚步声愈来愈近了……

……一个德国通讯兵一面用手指拧着电话线，一面在灌木丛里走着。他的两边，有四个士兵用自动枪在黑暗里乱扫，他们彼此呼应着。

司务长做好了射击准备。但是当通讯兵走到了他跟前的时候，他先向四周望了望，放下了自动枪，一跃而上，扑倒了那个通讯兵，把他扼死在自己的身子底下。

……德国兵一声不吭地倒在地上。司务长静听了一会，就向奥哈布金点了点头。他们扶着伤员，又连忙向一边爬去。

四个德国自动枪手挤成一团，惊惶失措地向黑暗里注视着。

“库尔特！库尔特！”他们用压低的声音叫着，同时胆怯地顺着电话线往前走。

突然，一个士兵在死尸上绊了一下，他惊叫起来。

另一个士兵伸着脖子，竖起耳朵来听着。

“Achtung！”①他用自动枪指着摇摆的灌木丛说。

连续发出四排子弹的响声，声音传到了周围很远的地方。

奥哈布金痛苦地紧咬着嘴唇，疲累不堪地在上校身旁坐了下来。

司务长深深喘了一口气，一只腿跪着，解开制服的领子；他听了一下几个自动枪手的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冷静地等了等，然后朝他们射击起来。

……罗士金和他的伙伴迅速地穿过大路。他们环顾了一下，就鑽到灌木丛中，急忙地向战斗的地方奔去。

……汽车奔驰着。上等兵抓住了司机的手：

“Halt”②

① 德語：注意。——譯者

② 德語：停住。——譯者

在車灯暗淡的光綫下，一个滿臉血迹、丟掉了武器的德国人搖搖晃晃地站在大路上。

“Dort……”①他有气无力地指着灌木丛說了这个字后，就直挺挺地倒在路旁的沟里去了。

上等兵盲目地向灌木丛里扫了一排子彈。司机也扔了一颗手榴彈。吉利尔·巴塔貝奇受伤倒地；那个年輕的战士奥哈布金，在手榴彈爆炸前的一刹那，突然用尽全身的力量喊了一声，将自己的身躯遮住了上校……

……上等兵在几个四肢伸开平躺着的身躯旁俯下身来，动了一下奥哈布金說：“Alles!”②，又看了看上校，說道：“O, Offizier”③。当这个德国人在上校面前忙碌起来——解开上校的上衣口袋的时候，大地上又响起了一陣陣的嘯声。几道火光划破了月光如鏡的天空：这是火箭炮在河对面的什么地方轟击起来了。这两个德国兵立刻臥倒下去。他們等了片刻，然后匆忙地把两个俘虏拖到汽車前，把他們扔进了車廂。沉重的鉄門砰地一声鎖上了……

两个偵察員俯向牲牺了的奥哈布金的身体。罗士金向四面看了看。他举起自动枪，一排子彈打倒了那个一条腿剛要迈进駕駛室的司机。那个德国上等兵推开了司机，扔出一顆手榴彈，隨即抓住了輪盘。汽車急速地开动了。

罗士金立刻又扫了一排子彈，但接着就癱軟了，垂下了头，用手摸索着，想支持住自己的身躯。他的同伴扶住他，把他放倒在地上。

当罗士金打算抬起身子来的时候，他在草地上看見了一張摺叠得整整齐齐的紙。他无意識地展开紙头，在月光下，模模糊糊地看出了几行不清楚的字句：“出差証明書……季米特里·彼得罗維奇·雷巴科夫收执……”

① 德語：那边。——譯者

② 德語：完了。——譯者

③ 德語：吓，是个軍官。——譯者

罗士金陷入了昏迷状态，在昏迷中，他听到了不祥的咯吱咯吱的皮靴声。这并不是出于幻觉：密密麻麻的一排德国人正向他这边走来，他们在包围和搜索树林，一面向前走，一面盲目地射击着……

汽车颤颤巍巍地向前驰去。照明弹——战场上的夜间的闪光，不时照亮了车厢，照亮了躺在车厢里面被俘的上校和司务长的脸。

车子剧烈地震动了一下，司务长被震醒了。他痛得皱起眉头，闭上了眼睛。后来他又向周围看了看，依旧迷迷糊糊的。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了。在近卫炮兵营的时候，人们把史楚金看做是勇士伊万·波杜布耐①，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史楚金这时能够清楚地看了，他看见雷巴科夫，于是就俯在上校的身上倾听着：上校还在呼吸呢！他摸了摸四壁和没有手柄的车门，又去摸摸窗户，窗户太窄了……他失望地叹了口气，又在上校身旁坐下来。

突然，史楚金又欠起身来，不安地瞧了瞧平躺着的上校。他匆忙地翻了翻上校的口袋，连着上校的衣领把领章一起撕下来，接着又在车厢里搜寻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裂缝。

……汽车在奔驰。从车门下边的小缝里，露出一块小破布。当它落到大道上的时候，上面很清楚地闪现着几道锦纹。

史楚金坐在车门旁，翻阅着雷巴科夫的笔记本：数字、数字、复杂的计算。往哪儿藏呢？找不到地方……他叹着气把笔记本撕成碎片塞到门缝外去了。

司务长拿着自己的党证，里面写着：“吉利尔·巴塔贝奇·史楚金……1897年生……1917年10月入党。”史楚金朝着党证瞧了半天，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党证的布封面渐渐地燃烧起来。暗淡的红光反映在这个久经征战的布尔什维克的一眨也不眨的眼睛

① 苏联著名的大力士。——译者

里。在这双眼睛里，不是恐惧与惊慌，也不是对党的背弃。不，在这个共产党员战士的眼睛里，不管战争的噩运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总是表现着终身不渝的决心……

史楚金从脚底下拾起雷巴科夫的军帽，戴在自己的头上；又从衣袋里拿出自己的船形军帽，放在上校的头下。他想了一下，又跟雷巴科夫调换了皮带，然后就疲倦地歪靠着车厢躺了下来……

一座不大的村落——波罗雷基诺，当时已在德国人的铁蹄下。

房屋的墙上贴着布告，栅栏上贴着布告，甚至连教堂的栅栏上也都贴着布告。

空无人迹。一队巡逻兵在教堂前走过。

沉闷的钟声缓缓地响着。

本村的神父耶夫谢伊在街道上走着。

在一座整齐的小房子的台阶上，站着瑪尔法·安德烈耶芙娜·雷巴科娃。

“你好，耶夫谢伊神父。”

“你好，大娘，你好，亲爱的。”

他们俩并排走去。耶夫谢伊放慢了脚步，同那妇人的徐缓的脚步看齐。

雷巴科娃：你怕什么呀？难道也惹到你头上来了吗？

耶夫谢伊：暂时还没有碰我，不过，大娘，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罪孽的日子啊。从前，我到教堂去做礼拜，心里总是充满着安宁。可现在呢，我发抖，就这样发抖。

雷巴科娃：我心里也是不安啊。他们随时都会找上门来说，喂，走吧，你这个上校的母亲。到那时候，我的小孙子，这个孤儿，该把他交给谁呀？

耶夫谢伊同情地说：

“祷告吧，大娘。我也要祷告……”

他们走到教堂的栅栏跟前。一些妇女和老头，三三两两地向教

堂走来。甚至有两个小男孩，满脸也表现着严肃的神情，跟着长辈们来了。

耶夫谢伊跨进了院门，走近了圣器室。他忐忑不安地怀着希望自言自语地说：“也许今天不会来？上帝啊……也许不会来？……”

圣器室的门前空无一人。耶夫谢伊高兴起来了。但是正当他握住门柄的时候，仿佛不期而遇似的在他的身旁出现了一个宽肩膀的中年人。

“拿着，神父。”他把卷得很紧的一张纸头塞到耶夫谢伊的手里。“请大声点念，你要知道，上一回大家并没有全听到。”

耶夫谢伊躊躇起来。

“能不能把这种工作交给别人？啊！反对当局——这不是我该干的事情……”

那个中年人声音很轻、但很坚决地回答说：

“我该干的事情难道你不知道吗？我本来是个铁匠，可是现在却当了战士。”他又和蔼地添上了一句：“没有办法呀，神父……不能不干……还要告诉你一声：游击队司令部让我来向你表示感谢……你应该重视它。”

神父叹了口气，畏缩而狡黠地回头看了一眼。他装模作样地给游击队员划了个十字，然后走进圣器室，随手关紧了门。

……耶夫谢伊穿上了圣袍，读起刚才交给他的那个文件。开始的时候，他有些漫不经心，后来却逐渐聚精会神地读着。他既惊讶又高兴地摆动着自己的胡子，沉思地站了一会儿，就把纸头放在怀里。

离教堂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巡逻队的班长。一个面貌看不清的男人，正在低声下气地跟班长耳语着什么。德国人狞笑了一下，就迅速地朝教堂的门口走去。

……祈祷快结束了。由几个不熟练的人组成的唱诗班，杂乱无章地跟着神父唱着。

班长脫下船形軍帽，悄悄地溜进了大門，躲在一个正在一旁祈祷着的寬背的老头子身后。

讚美歌临到尾声了，合唱队参差錯落地停止了歌唱。

耶夫謝伊神經質地咳嗽了几声，向四面看了看。

“靜一靜，信徒們……請你們听苏联情报局最近一期的公报……列宁格勒战綫上仍在激战，我軍在个别地区推进了八公里，消灭敌軍官兵約九百名，俘虏……”

这时候，班长把手按在自动枪上，他已經閃出身来直盯着神父了。靠近圣壇站着的瑪尔法·安德烈耶芙娜第一个发现了这个情况。

“神父，神父，”她小声叫道。

耶夫謝伊馬上領会了。

“我瞧見了，大娘……”

于是那張公报在他手里微微地抖动起来。

一片用鉄絲網圍起来的空地。近处有几座新蓋的囚舍。在这片异国的、秋天冰冷的空地上，有三十来个俘虏，他們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有的站着。他們都是在那次河上的战斗中，中了子彈和彈片，或是震昏以后，被法西斯强盜俘虏来的。一个德国軍官在几个下級的陪同下，正在进行“分类”工作。軍官在史楚金面前停了下来；史楚金倚着一堆木板坐在那里，用一只手摸着軟弱无力的雷巴科夫。这两个人总算包扎起来了。雷巴科夫吊着一只胳膊。

士兵：这个，还有这个。

軍官：你的証件呢？

史楚金疲倦地揮了一下手說：

“要緊的是，头还长在肩膀上。”

“布尔什維克嗎？”

史楚金瞧了瞧德国人，慢吞吞地回答道：

“布尔什維克是不投降的。”

“姓什么？”

“史楚金。”

“级别？”

“司务长。”

軍官又轉問雷巴科夫。

“这个呢？”

“士兵。姓彼得洛夫，大概是叫伊万。”

德國人凝視着史楚金，司务长率直而无所謂地看着对方。

“送医院，”軍官走开时說。

……一本表冊。一只浮着长长的青筋的手把新俘虏的姓名登記在表冊里：“第 118 号”……字行出現了俄文字母：“伊万·彼得洛夫。士兵。”

夜。在医务所的木床上，史楚金和雷巴科夫挨着躺在一起。低沉的鼾声。呻吟声。在屋子的深处，发高烧的病人在說囈語。

史楚金：您好好地記住：您是士兵彼得洛夫。

雷巴科夫軟弱无力地点了点头。

史楚金：这样就可以放心些……以后么，再說。

雷巴科夫：哎，史楚金，史楚金……要是我把我的設計早一点交上去，那就好了……那种新設計的火箭炮，会比你們团里現有的那一种威力大过两三倍呢……

史楚金欠起身来。

“这些都記在那个笔记本里嗎？”

“不，主要的設計早就做好了。不过，目前又进一步确定了一些重要的部分。缺了这些，就不行……”

雷巴科夫把头向后一仰，不安地輾轉起来。史楚金給他盖好了被子，用忧郁的眼光朝着那带鉄栏的窗戶看了好久……

靠着对面的墙，一个全身包扎起来的囚徒在一張木床上半躺半

坐着。他只有脸部没有受伤。在侦察员罗士金出神的眼光里，表现出士兵心灵中无限的沉痛。他也看着那个带铁栏的窗户。后来，他又看了看用绷带包扎着的胳膊和胸部，就闭上了眼睛。但这双眼睛立刻又在昏暗中狂热而不安地闪烁起来。

史楚金双手枕在头下，平躺在雷巴科夫身旁。他的眼睛坚决而高傲地亮了起来，这仿佛是在遙遙地和罗士金心中热烈的呼声相共鸣……司务长眯起眼睛，欠着身子，向四面看了看，然后更靠紧自己的邻居。

……他们俩象兄弟一样面对面挨在一起躺着。史楚金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小声谈着。只有当一个人把一切都考虑周到，并且坚定不移地做出决定以后，才能够象他这样地谈话。

“不，不。您决不能让自己的意志消沉下去。环境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环境迫使我烧掉了咱们的党证，但咱们的良心是永远不变的。咱们现在必须用鲜血来交付党费……您听我说。必须把您以前所写的东西悄悄地重写出来。您要好好地想一想，鼓起全部力气来想一想，哪怕以后发了疯，也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想起来，把全部都重写出来！至于以后的事——由我负责。行吗？”

雷巴科夫鼓起劲来，声音微弱地说道：

“不知道……”

史楚金：可是我知道。您能办到。一定要办到。您的头脑是坚强的，再加上我的力量。我的力量嘛，足够五个人使用。

史楚金沉默了片刻，又庄重、严正地添了一句：

“上校同志，谁也没有撤销咱们俩的职务呀！”

雷巴科夫的眼光炽热地燃烧起来。

“史楚金，史楚金……”

上校说起话来……

“逃走，快逃走……要知道：火力……会超过三倍的……”

史楚金关心地给他盖好被子，贪婪地睁大眼睛凝视着房里的昏暗处。他的低低的声音充满着信心地、有力地响着：

“会超过的……会超过的！”

初冬。雪下得很少，还很难不容易积在地面上。集中营主任史陶貝上校走下台阶，在院子里迈了几步。他的脚底沾上了污泥，地上也留下了黑色的足迹。

一长串零零落落的囚徒，由几名卫兵押着，向前走，几乎每一个囚徒的伤口都是用破旧的绷带包扎着的。

走在前面的一个卫兵，挺直了身子在上校面前停下来。

史陶貝：从医务所来的吗？

卫兵：是。是新来的。雅涅克医生命令把他们赶到新囚舍里去。

史陶貝：不是赶，而是……怎么说？……移居进去。

史陶貝友好地打量了一下形容憔悴的囚徒们。

“你们好好地休息。恢复健康。去吧。”

囚徒们背朝着上校走了过去。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最后的一个，我们看得出来是吉利尔·史楚金，他不慌不忙地、坚决地、仿佛是在考虑自己每一个步伐似地，走在最后面。

……新的囚舍。里面还没有一个人。这里比史楚金和雷巴科夫住过的医务所稍微干净和舒适一些。总之，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跟别的许多集中营是不一样的。设立这个集中营不是为了囚禁犯人，甚至也不是为了消灭他们。不，冯·史陶貝上校在搞着一套很细致的勾当——对俘虏进行思想改造。

卫兵指着囚舍的右半部说：

“住在这里！”

于是囚徒们就顺着床位散开了。

卫兵走到史楚金跟前说了一声：“你当领班”，就走出去了。

史楚金把穿破了的帆布上衣扔到床上，朝雷巴科夫瞧了一眼。

“咱们就睡在这吧。”

雷巴科夫一声不响地躺在床边上，把双手枕在头下。